

黃則洵編

印順導師語錄

正聞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初版

• 有所權版 •

印順導語錄

■編輯者

黃則

洵

■出版者

正聞出版社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發行所

正聞出版社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承印者

永美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電話：(02) 3064517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五四二號

獻給人間佛教的播種者——

印順導師

謹以此書為印公九秩又二壽！

(一九〇六—一九九七)

序

黃則洵

佛為阿難說

緣起義甚深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無常空無我

惟世俗假有

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

緣起空寂性

義倍復甚深

此是佛所說

緣起中道義

不著有無見

正見得解脫

成佛之道偈頌(L126)

諸法的緣起真相。在我們習以成性的根本無知沒有被消融以前，是無法理解的。釋尊大悲善巧，拿出彩畫虛空的手段，「內心不違實相」，「外順世俗

」，給我們指出一條活路來。它也說一說異，說橫說豎，但不同一般人的用心。凡是認識上的存在，是必然相待的，相待就是二，就是這個那個（這是緣起的差別，緣起的彼此）。釋尊所開顯的，是一切法，一切法的中心——眾生；那末，這個就是眾生現實的苦痛世間，是生死，是無常；那個就是聖者現實的安樂出世間（勿望文生義），是涅槃，是寂滅。「諸行無常」與「涅槃寂靜」，在無可說處說出來。這還是相對靜止的觀察。動呢？從這生命無常，進入那涅槃寂靜，須粉碎我們的根本無知，這叫「諸法無我」。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釋尊用這三者，印定一切佛法，就是緣起正法的基本法則。諸法無我是更適中更主要的，不但佛法的不共在此，佛法實踐的特色也在此。離了這偏通一切法的無我，無常不是灰斷，就是世間演變的俗見；涅槃更只是形而上的擬想，或神世界的別名。（M_{4,23}）

印順導師的思想，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所以

，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M₄)

導師著作等身（約八百萬字），遍讀不易，筆者於行醫看診之餘，整理語錄約六百則，以饗同參道友與就診患者，歷時約八個月。最後，謹以虔誠的心情祝願讀者的正見增明！祝禱導師法體康泰，久住世間，常轉法輪，為世間眼。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序於台中黃則洵皮膚科診所。

凡例

一、本書所摘錄者，皆選自印順導師所著之『妙雲集』、『華雨集』及其他單行本著作。以體裁而論，實係「文摘」。本書借用「語錄」名。

二、英文字母代號說明：

A：雜阿含經論會編

B：印度之佛教

C：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D：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E：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F：如來藏之研究

G：空之探究

H：印度佛教思想史

I：法海微波

J：『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K：平凡的一生

L：妙雲集（二十四冊）

M：華雨集（五冊）

三、第一章序言，大部分摘錄自各書中的自序或懸論，只標出處及次序，未標

頁數。

四、第二章至第十章，所摘錄各文後皆標明出處與頁數；若一文涉及數頁者，只標首頁數。例如：

M₄₁₅₁：表『華雨集』第四冊 151 頁。

L₁₂₋₆₆：表『妙雲集』第十二冊 66 頁。

H₄₀₀：表『印度佛教思想史』第 400 頁。

目 次

序	一
凡例	一一三
第一章 序言	一一二
第二章 原始佛教的思想	一一四
第三章 淨土新論	一八六
第四章 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	八七一
第五章 中觀思想	一〇七—一六
第六章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一一九—一五〇
第七章 中國佛教瑣談	一五六—一七六
第八章 宗教觀	一七七—一〇八
目次	一一〇九—一四〇

第九章

平凡的一生

一四一一五四

第十章

問答錄

一五五一九五

出版後記

•性灑•

第一章 序 言

(1)『雜阿含經』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代表了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佛法是簡要的，平實中正的，以修行為主，依世間而覺悟世間，實現出世的理想——涅槃。在流傳世間的佛教聖典中，這是教法的根源，後來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觀」與「瑜伽」的深義，都可以從本經而發見其淵源。（A）

(2)佛教之遍十方界，盡未來際，度一切有情，心量廣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任重致遠之行，而競為「三生取辦」，「一生圓證」，「即身成佛」之談，事大而急功，無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B）

(3)釋尊之為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立三世而重現世，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釋尊之本教，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動言十方世界，一切

有情也，吾爲之喜極而淚。（B₂）

(4) 中國佛教爲「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而東，又曰有泛濫之勢。（B₃）

(5) 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如作爲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俗化與神化，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C₁）

(6) 佛法源於佛陀的正覺。佛的應機說法，隨宜立制，並不等於佛的正覺。但適合於人類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導入於正覺。（C₂）

(7) 佛陀的說法立制，並不等於佛的正覺，而有因時、因地、因人的適應性。在適應中，自有向於正覺，隨順正覺，趨入正覺的可能性——這所以名爲「方便」。所以，佛的說法立制，如以爲「地無分中外，時無分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鉶蔽。如不顧一切，師心不師古，以爲能直通佛陀的正覺，那是會漂流於教外的。（C₃）

(8) 佛法有所以爲佛法的特質。怎麼變，也不能忽視佛法的特質。重點的，部分的過分發達（如專重修證，專重理論，專重通俗……），偏激起來，會破壞佛法的完整性，損害佛法的特質。象皮那麼厚，象牙那麼長，過分的部分發達，正沾沾自喜，而不知正障礙著自己！對於外學，如適應融攝，不重視佛法的特質，久久會佛魔不分。（C₄）

(9) 印度佛教的興起，發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而衰老。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讚的！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嗎？壯年而不知珍攝，轉眼衰老了。老年經驗多，知識豐富，表示成熟嗎？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所以，我不說「愈古愈真」，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愈究竟」的見解。（C₅）

(10) 佛法不只是「理論」，也不是「修證」就好了！理論與修證，都應以實際事行（對人對事）的表現來衡量。「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隱行怪」：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C₆）

- (11) 我是中國佛教徒。中國佛法源於印度，適應中國文化而自成體系。佛法，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爲遵循。所以尊重中國佛教，而更重於印度佛教。我不屬於宗派徒裔，也不爲民族情感所拘蔽。（C_r）
- (12) 經研究而得的合理認識，佛法不只是佛所說的。從佛的三業（身語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於結集就存在的。原始的佛教聖典，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爲本源；以僧伽爲中心，統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經弟子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定爲佛法，聖典。（D₁）
- (13) 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所以說：「佛法在流傳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D₂）
- (14) 在佛法中，不論是聲聞乘或大乘，都是先有經而後有論的。經是應機的，

以修行爲主的。對種種經典，經過整理、抉擇、會通、解說，發展而成有系統的論義，論是以理解爲主的。（E₁）

(15) 從『阿含經』以來，佛弟子有了利根慧深的「法行人」，鈍根慧淺的「信行人」二類，所以大乘興起，也有「信增上」與「智增上」的不同。重信的，信十方佛（菩薩）及淨土，而有「懺悔法門」、「往生淨土法門」等。重智慧的，重於「一切法本不生」，也就是「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淨」，「一切法本來寂靜」的深悟。（E₂）

(16) 大乘不是聲聞乘那樣，出發於無常（苦），經無我而入涅槃寂靜，而是直入無生、寂靜的，如「般若法門」、「文殊師利法門」等。（E₃）

(17) 從「佛法」而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佛弟子對佛的信敬與懷念，在事相上，發展爲對佛的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如舍利造塔等，種種莊嚴供養，使佛教界煥然一新。在意識上，從真誠的仰信中，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

譬喻」與「本生」，出世成佛說法的「因緣」。（E₄）

(18) 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薩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傳共信的。這些傳說，與現實人間的佛——釋尊有些不協調，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觀，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菩薩願生惡趣說。這都出於大眾部，及分別說部，到達了大乘的邊緣。（E₅）

(19) 由於「對佛的懷念」，所以「念佛」、「見佛」，為初期大乘經所重視的問題。重慧的菩薩行，「無所念名為念佛」，「觀佛如視虛空」，是勝義的真實觀。重信的菩薩行，觀佛的色身相好，見佛現前而理解為「唯心所現」，是世俗的勝解觀（或稱「假想觀」）。（E₆）

(20) 西元一世紀起，佛像大大的流行起來；觀佛（或佛像）的色身相好，也日漸流行。「唯心所現」；（色身相好的）佛入自身，經「佛在我中，我在佛中」，而到達「我即是佛」。這對於後期大乘的「唯心」說，「如來藏」說；「秘密大乘佛教」的「天慢」，給予最重要的影響。（E₇）